

很多人从《鹿鼎记》知道的吕留良 其实是小李广花荣式的人物

本报记者 孙雯 马黎 通讯员 郭楠

金庸的小说《鹿鼎记》是以吕留良见黄宗羲和顾炎武开场的。

“这文士姓吕名留良，号晚村，世居浙江杭州府崇德县，也是明末、清初一位极有名的隐士。”

“文士”——不止“大侠”金庸，这也是多数人对于吕留良的印象。其实，在武学方面，吕留良家族也毫不逊色。

吕留良是一位地道的桐乡人，他所在崇德县就是今天的桐乡崇福镇。郁震宏先生介绍，明朝末年，崇德吕家俨然成为浙北武林盟主。

“大家都知道，吕留良家族是一个文化世家，但翻开他们家的历史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觉到，这个家族起初是以武学见长的，即使后来转型到了文化上，仍然没有脱离武术的影子。”郁震宏说，吕留良本人也是个“小李广”花荣一样的人物，他的儿子吕葆中写的《行略》里就说：“先君少时能弯五石弧，射辄命中。”

崇德吕家，浙北武林盟主

金庸笔下的吕留良，对着吕葆中痛慨当时的“文字狱”，让很多浙江读书人受诛连。

然而，在他逝后49年，即1732年（清雍正十年），吕家也未逃出厄运——受湖南儒生曾静反清一案牵连，吕留良被戮尸枭首，族人、弟子或被处极刑，或被流放宁古塔。

至此，崇德吕家的勇武落下帷幕，其家族的过往，也只能由史籍去一点一点拼凑。在郁震宏的微信公众号“懒下楼”中，可以读到这样一段——

我们现在能够知道的吕留良家族明确、可靠的世系，是从他的高祖父吕洪开始的。吕洪的儿子吕塘，官至锦衣卫副千户、武略将军，很明显，吕塘做的是武官。按照当时封赠制度，吕洪以子贵，也被封为副千户、武略将军。吕塘的儿子吕熾，子承父职，担任锦衣卫校尉，后来升至锦衣卫百户。吕塘，就是吕留良的曾伯祖。

吕留良的哥哥吕茂良、吕愿良，都痴迷武术，技艺高超。吕留良说吕茂良：“习枪棒，尤精于双刀。”曹度也说吕茂良、吕愿良兄弟：“皆好言武事。”吕愿良精于骑射，在史可法部下时，“一军服其善骑”。吕愿良的儿子吕宣忠，继承武学家风，“年十三窃习骑射，审究兵法。”后来参加反清复明运动，官至扶义将军，事败被杀。

小说《鹿鼎记》中的顾炎武，提起酒杯，高声吟道：“‘清风虽细难吹我，明月何尝不照人？’晚村兄，你这两句诗，真是绝唱！”

“绝唱”二字，是顾炎武对吕留良的赞叹，而对于后来的围观者而言，如果熟知吕家的过往，就会由这二字生出种种唏嘘之感。

被虚构出来的吕四娘

吕留良家族的际遇，在一定程度上，也催生着与之有关的民间文化。加之那个时代满汉文人的对立，以及一以贯之的猎奇心理，及至清末，民间虚构出一个女侠“吕四娘”——她是吕留良的孙女，因暂居安徽乳娘家中，得以避祸。年仅13岁的吕四娘只身北上，决意替全家报仇。途中，她巧逢高手甘凤池，拜其为师。之后，吕四娘辗转进宫，刺杀雍正，报得大仇。

在这一百多年中，这个故事影响了几代人的武侠小说，又将它进一步细节化。比如，梁羽生的《江湖三女侠》、《冰川天女传》、《云海玉弓缘》等，一再提到吕四娘。

梁羽生当然不是信笔写来，清朝的野史笔记《满清外史》《清宫遗闻》《清代述异》都有关于吕四娘的记载。



吕留良(1629-1683)画像

甚至，一些史学家也将吕四娘的传说，作为信史写入史书。如陈怀的《清史要略》（1910年）便收入了不少宫闱秘闻，包括“世祖出家”、“吕四娘刺雍正”等。许国英也把吕四娘刺雍正的传说，写入《清鉴易知录》（1917年）。

“说者又附会吕留良之孙女吕四娘，曾刺雍正帝至死。吕四娘之说，余亲见吾乡许国英伪造，当时责其紊乱史实，为失记载之道德，许唯唯。今许君歿矣，而其说为浅薄好事者所乐述……以好奇之故而不顾常识，愿谈历史者自重，勿蹈此陋习。”许国英同时代的史学家孟森，在其《清史讲义》中对许国英的做法提出批评，为后世学者提起警醒，同时也让读者得以辨明真伪。

段珠的故事还在流传

“但雍正年间，桐乡确实出过一位女武术家——段珠，她的故事，见于清代各种笔记中。”郁震宏说。

在徐珂的《清稗类钞》有一则《段七与颠和尚混战》，详尽记叙了段氏兄妹的高超武艺。因编者态度比较严肃，《清稗类钞》被诸

多学者拿来补充正史记载的不足。而朱翊清《埋忧集》则以“段珠”为题，独立介绍。

雍正年间，石门（即今天的桐乡市石门镇）人段七，拳术了得。他的妹妹段珠，自小跟随哥哥习武，到十六七岁时武艺已胜过段七。这个段珠，样貌秀丽，深藏不露，外人并不知道她会武术。

有一次，段七因事前往河南。傍晚时分，他路过一家寺庙，想在此投宿。但是，僧人因师傅不在不能留客为由试图拒绝。段七说，自己不是盗贼，留宿一晚又有何妨？僧人听闻段七自报家门，想起师傅常常提及段七武勇，便邀他角斗一场作为留宿条件。段七答应了。

晚饭时分，段七看到寺中僧众有三十余人，得知他们的师傅名为“颠和尚”。颠和尚在当时也是大名鼎鼎。段七暗想，师傅艺高，徒弟们自然不弱，而且凭他一己之力，取胜的可能性非常小。他思忖片刻，有了一个主意。段七提出“混战”——即熄灭灯烛，在地上铺上石灰，众人在夜色中扑斗，口号一喊便停止，然后按衣服破碎程度和石灰沾身多寡来判定输赢。当晚，正是月末，且是阴雨天，伸手不见五指，众人依照规则打斗之后，三十余僧人无一不身沾石灰，衣服破碎，而段七“点灰不染，寸丝未裂”。

第二天，段七离开，颠和尚归来。弟子们经师傅指点，才知道，前一夜，段七在烛火熄灭之时，就跃上房梁。混战的只是三十余僧人而已。

颠和尚发誓要一报此辱。隔了两年，颠和尚来到石门找段七。恰逢段七不在，妹妹段珠守家。颠和尚就对段珠说：这次他不在，今晚我也与你灭烛混战，岂不是比与你兄长打斗更有味道。

颠和尚的言语间，听得出满是侮辱戏谑。段珠从楼上飞跃而下，以鞋尖踢中颠和尚两边的太阳穴，伤口处深有寸余，颠和尚瞬间眼珠突出毙命。

在桐乡民间，段珠的故事依然在流传，细节与史籍记载大略相同。不同的是，民间的版本多了一个“段八”——他是段七的兄弟，是作为配角而存在的。

今天的桐乡，高手中仍不乏女子。单单翻开一本《乌镇武术史略》，那些在浙江省拳械比赛中屡获冠军的人，或许就是桐乡的街巷间，那些买菜、接孙子放学的年长女士。